



贈書的問題

霍 青

凡接受過贈書的人都會同意，贈書確實是一種美德。一冊新書或雜誌出版，竟迢迢千里寄來，不費分文就可得手，這種喜悅是難以形容的。對某些人而言，與其說贈書是思想的交流，不如說是一種友誼的交流。因為，有些贈書者，並非在尋求知音；而受書者也不一定會翻閱它，收到新書，就只當作收到一份聖誕卡，看看封面設計而已。多年來，出版界似乎就存在着兩種人，一種是生來要贈書予人者，一種是要書成癖者，這兩種人使我們的文化看起來非常發達。

問題也就出在這裏，贈書的行為漸漸變成出版界的規矩。一位作家出版了新書，或一羣人合辦一份新的雜誌，首要的工作便是忙着贈書。也許是臺灣太狹窄了，只要寫幾首詩，便是詩人；既成詩人，便會相互認識；

認識之後，便是朋友，而贈書的煩惱偏偏就出在朋友的身上。同樣的，寫小說的、寫散文的、寫劇本的都可以此類推，文化圈子太小，朋友互相碰面的機會也就多了。

如果不出版書的話，大家都相安無事。一旦出版一冊新書，一場「冷戰」便立即展開了。出書者與朋友之間僵持着，前者等待朋友來買書，後者則等待贈書寄來，看誰能堅持到最後五分鐘。一場冷戰打下來，往往是出書者受災殃。他也許會接到一通電話：

「喔，你出書了，我在報紙看到消息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據說很得好評，我聽到很多人推薦。」暗示的語氣。

「嗯。」

「今天下午出去，我準備去買一本。」表明了立場。

「呀，不，不，……我給你寄去，本來想馬上給你寄去，最近太忙了，太忙了，你千萬別買，……。」

可以預料的是，出書者恐怕還要賠上一大堆抱歉的話，當然這場冷戰他是打輸了。他也許會收到一封信，措詞委婉，褒語不絕，最後自然是要求贈書了。最糟的情況則是朋友見面，雙方短兵相接，出書者往往以贈書

敗下陣來。贈書固是美德，討書也不見得是缺德的事。

搞文學的人，不買文學書籍，搞學術的人，不買學術書籍，似乎是普遍的現象，要維持我們的文化於不墜，就有賴贈書工作的發達了。據說，某位以編詩選爲業的詩人，向來是不買詩刊的，竟然也能編出皇皇鉅冊的詩選，如果沒有贈書，恐怕寫詩的事業不會那麼興盛吧。

出版界最流行的一句話是：「如果你和誰有仇，就勸他辦一份雜誌吧。」這句話的背後，正暗藏許多出書者的辛酸，明明知道辦雜誌的人非常艱苦，要書成癖者依然以討書爲樂，即使本身也是辦雜誌的人，他們也樂於打冷戰。這種惡性循環，乃迫使許多雜誌紛紛停辦。一份質量不好的雜誌停刊，固然是「咎由自取」；但是，一份質量並重的刊物，往往由於買書者少，贈閱者多，因而被迫停辦，這種現象實令人遺憾，且感痛心。文學界知名的幾份刊物，如「現代文學」、「文學季刊」便始終受到贈閱的困擾，而「純文學」之所以停刊，何嘗不是因贈閱而種下「禍根」？

假使出版界能發起「拒絕贈閱」的運動，讀書人能發起買書運動，那麼我們的文化必定會更輝煌吧。這是一個知識爆發的時代，在電視文化到處侵略的今天，讀書人應該主動維持出版事業的生機，讀書人應該有「謝絕贈閱」的自覺，受書就得付錢，這是讀書人最基本的良心，也是讀書人的尊嚴。